



老共舞台驚風駭浪

露闖春神祕失蹤，這一個晴天霹靂般的消息，竟然是由黃金榮的長媳黃李志清告訴他的，衆家老闖黃金榮驟然聽到，大吃一驚，他霍然起立，撞翻了黃李志清手中端着的一碗油豆腐細粉，湯湯水水，潑了一地。

黃金榮驚恐交集，怒不可抑，他趁勢猛拍一下桌子，厲聲吼道：

「好大的胆子！是誰敢在大歲頭上動土，看我不搗了他的皮！」

黃李志清一邊指使傭人，掃掉地上的碎片，湯水，一邊淡淡的說：

「鈞福里那邊已經報過了案，老娘姨說：鬮遜跟麻炳根都去過了，查問了半天，還沒有查出個究竟來，祇說等爹爹回來了再講！」

她這麼平靜而自然的一說，黃金榮更是火上加油，怒火冲天了。他氣呼呼的連連跺脚，嘴上不停的罵着三字經，憤恚的說：

「是誰，是誰自作主張？我黃金榮家裏闖了

賊，也要報案，讓盧家灣老行派羊毛（按指法籍巡捕）來查。將來一傳出去，我的面子在那裏擺？！」

黃李志清在一旁不再言語了，她並非駭怕，而是無由置喙，叫她說什麼好呢？紅顏禍水，戲子無情，這一類的話她也不知道說過多少遍了？巨耐黃老闖色迷心竅，充耳不聞，如今果然鬧出了這麼大的事情，莫說是她，就連黃金榮也是傷透腦筋，一籌莫展呀！

生了好一會兒的氣，黃金榮覺得自己決不能置之於不聞不問。反正，坍台已經坍定了，再懊惱，再生氣也是無益。他祇好抄起客廳裏的電話，直接撥到盧家灣老行，麻炳根的辦公桌上。

麻炳根早就料準了黃老闖會打這個電話來，他恭候已久，而且還有新的驚人消息必須相告，因此他一聽到黃金榮的聲音，忙不迭的就說：

「老闖，剛才薛寶潤親自打電話來報過案……」

這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黃金榮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他深切體味到事態之嚴重了。頓

(七)

章君毅

了一頓，方始力持鎮靜的問：

「薛寶潤怎麼說？」

麻炳根趕忙回答：

「薛寶潤說他兒子從昨天中午出去，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回家。他們一家門都很着急，就怕他給綁了票！」

黃金榮誠不愧為曾經滄海難為水的老吃公事飯的，麻炳根以為自己提供了薛二被綁的這一條有力線索，已經足夠使黃金榮聯想到薛二被綁與露闖春失蹤，黃公縮失竊必然有關，從而定好一個辦案的方向了。然而，黃金榮打這個電話意在掩飾，他聽後居然毫無反應，僅祇淡然的：「哦——」了一聲，便語重心長，大有深意的關照他的手下麻炳根說：

「鈞福里那邊的事情，你們可以暫時擱一擱！等我先去叫幾個人來。」

話就說到這裏為止，麻炳根連聲答是。黃金榮放下了電話聽筒，在他嘴角漾起一抹詭秘而陰沉的笑，他站起身來，走出鈞培里老宅，上了汽車，吩咐司機阿炳：

「到老共舞台！」

黃老闊一汽車坐到他的私人總部，大踏步的進了那間祕室，房門一關，把老共舞台的哼哈二將：水果阿榮和芮慶榮喊來一問，薛二被綁一案首先豁然開朗，事件也就此急轉直下，因為水果阿榮和芮慶榮當然不會在老闊跟前說謊，哼哈二將直承他們會錯了老闊的意，以為老闊用指頭蘸水，在桌上寫個「二」字，是叫他們處死薛恆，以報橫刀奪愛之恨，後來還是高鑫實一脚插進來，說服衆人改處死爲綁架示儆，這才保住薛恆的一條小命！黃老闊聽時真箇不由一驚，幸虧他們不會認真做出來。

沉着張紫臉險，黃老闊聲嚶嚶的問：

「是誰下的手？」

一聲關照薛二送回

水果阿榮頓時承認，他們找的是喚縣幫的賊四。——黃浦灘明火執仗，綁票勒索的強盜一向分爲三幫，即所謂喚縣幫、江北幫與溧陽幫。喊四喚縣幫的頭腦，胆大心細，做案乾淨俐落。在外表上他總是文質彬彬，派頭一絡，好附庸風雅，讓外人看來他很有身價，黃浦灘上的相識者無不尊稱他一聲喊四哥，絕少有人知道他是犯案累累，作惡多端的喚縣強盜幫頭目，當喚縣、溧陽兩幫強盜在上海橫行一時，遍處下手時期，黃浦灘稍微有點身家的在家出門都要僱保鏢，若干名醫生涯鼎盛日進斗金，於是也成爲綁匪們的目標，名醫們給綁匪們嚇破了胆，輕易不肯出診，在家應診還得把自己鎖在鐵柵欄裏，好像關在監

獄中一般給病家把脈。流風餘緒所及，人人起而做效，除了一窩蜂心理而外，還有非如此不足以表現其爲名醫之概，這也是上海奇譚之一。由此亦可見，上海的綁匪都猖獗到什麼地步了。

喊四手下的喚縣幫強盜，在黃浦灘上的潛勢力很大，因此贖款收入也越來越多。由於綁一票的贖款動輒成千上萬，付贖金的一時籌不出這許多現洋。大抵都用銀莊莊票支付，這些來路不明，大成問題的莊票的出路很成問題。喊四乾脆了當，便自家開設一片錢莊，專營強盜幫的贖款收存兌付。其胆大妄爲，猖狂無忌的程度，實足以令人爲之咋舌！

黃金榮一問明白綁架薛二一案，係由他手下委託喊四代辦，他不便直接跟綁匪頭目喊四打交道，只好輕飄飄的說了一句：

「關照那邊，把人送回去。」

就這麼一聲吩咐，把「石榴裙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」的小薛二，從鬼門關門口拖了回來。當天下午，喊四奉命唯謹，他手下撥一只電話到薛家，簡單明瞭的告訴薛家的人，說是：

「薛二在都城飯店！」

薛家上下人等正以爲小薛二失蹤凶多吉少，心中打算該收他的屍了，突如其來接到這麼一個通知，真是如奉綸音，喜從天降。顏料大王薛寶潤親自帶着保鏢，十萬火急的趕到都城飯店去。

在都城飯店的一間豪華房間裏見到了失蹤多日的小薛二，父子相見如同隔世，當時兩父子眼淚奪眶而出，分辨不出是喜、是悲、是哀、是樂。小薛二躺在彈簧床上，一見薛寶潤便要掙扎着

坐直起來。可是他身子一動就忍不住的喊：

「哎唷好疼！」

薛寶潤舐犢情深，淚眼婆娑，他奔過去掀開毯子仔細的一看。但見愛子身上傷痕累累，血肉模糊，禁不住心中又是疼，又是憐，又是急，又是恨，他老淚縱橫，直在數落的說：

「你這是自做孽啊！」

然而，這一位飛蛾撲火，偷香竊玉的「多情種子」，却還在強笑的說：

「爺爺，爲了一個我真真正正心愛的人，吃這點苦頭也是值得的。」

眼見自己的愛子被黑道中人修理得遍體鱗傷，氣息奄奄，居然仍在說這種「混帳糊塗」的話，薛寶潤氣往上撞，啞了一口罵道：

「呸！你這個不孝的畜生，也不想看，你心愛的是什麼人？」

吩咐保鏢把薛二扶起來，送到自己汽車上去，趕緊回家延醫診治，臥床療傷。薛寶潤心力交瘁，脚步踉蹌的走到賬房間，準備掏錢付賬。然而，都城飯店的賬房先生却搖搖頭說：

「房間錢已經付過了。」

這就是大上海綁匪猖獗，上海人談虎色變聲中的另一則滬上傳奇。喚縣幫強盜綁到了顏料大王的寶貝兒子，不但沒有索取一文錢的贖款，而且飯賬房間錢一概由綁匪免費招待。

無論如何，小薛二的大難不死，逃出虎口，是由黃金榮的一聲吩咐所使然。

現在，衆家老闊所亟待解決的問題，便是如何找回露蘭春了。

黃露門法驚動滬上

露露通奸事件一變而為黃露門法，原來，露露春本來只不過是一個弱質紅顏，俯仰由人的坤伶，黃金榮硬把她娶回家裏，破險失身以後，乾脆如上海人的俗諺：「橫豎橫，拆牛棚」了。坤伶露露春不僅增長了見識，更由黃金榮助長了她的氣燄。再利用黃老闊「老正娘娘」的特殊身份，在白相人地界一步登天，扶搖直上。露露春開始有她的主張，同時也培植了屬於她私人所有的手下，總而言之她有了力量，女別三月刮目相看。露露春如果不是有兩下子，她斷然不敢太歲頭上動土，老虎嘴裏捋牙，跟眾家老闊黃金榮鬥。

於是，就在她私自潛離黃家，一去無蹤之際，她捏牢了一張王牌，也就等於抓緊了黃老闊的小辮子。除了黃金榮保險箱裏的金銀財寶，鉅額鈔票之外，露露春還偷去了一件黃老闊「性命交關」的東西，那便是一只滿貯機密文件的大皮包。在這隻大皮包裏，有數不清的案件，說不完的故事。簡而言之，如果把這隻皮包裏的文件公開出來，儘够上海各級法院，治安機關忙上幾年。

包括各項明裏暗底的賬簿，黃金榮與相關各界私下往還的重要函件，以及江湖上的祕密，官場中的罪證。這許多東西不論落在誰的手裏，一旦洩露，那不但黃老闊要牽涉上無窮盡的麻煩，更棘手的是，還不知道要連累多少至親好友，合作夥伴。

露露春把黃金榮所有的機密文件，全部帶走，捏在手中，確能迫使眾家老闊黃金榮氣為之奪，眠食難安。因此儘管黃金榮一聽說露露春神祕失蹤，很快的便查出了她的下落，但却由於露露春手中的那一張王牌太厲害，竟然使他一時不敢採取行動。

當天下午黃金榮便查出來了，露露春的神祕失蹤一非被害，二非綁票。她是用調虎離山，瞞天過海二計，支開老娘姨與小阿翠，席捲黃金榮之所有，翩然離家出走。露露春頭一步便去投奔法國籍大律師遜白克。她說明願意付出一筆為數可觀的公費，要求遜白克對她施予保護，並且代她和黃金榮進行離婚手續。

遜白克律師僑寓上海多年，向為上海外國律師中的佼佼者，稱他為「中國通」確不為過。這位法國籍的中國通接見了露露春這位囊挾多金的好顧客，聽完了她的聲訴與要求。他的第一個反應便是茲事體大，委實難辦。他也認為露露春的手段太辣，未免太不給黃金榮留餘地。——黃老闊豈是好惹的？因此他在露露春跟前大搖其頭，一疊聲的說：

「難，難，難！」

露露春一見連遜白克大律師都三呼難難難，情不由己的也有點自悔孟浪，着實心慌。她一脚踏出鈞福里黃公館，便有重重殺機，幢幢陰影籠罩在她身上。若不是強有力的保護者給她撐腰，那麼，露露春隨時隨刻都有性命之憂。迫不得已，她唯有苦苦哀求：

「大律師，只要你能讓我和黃老闊離婚，不

論付多少公費，我都願意。」

可是遜白克大律師仍在博浪鼓似的搖頭，他一臉苦笑的说：

「露老闊，你太走極端了。捲逃財物，依法有罪。何況被害人是神通廣大的黃老闊，請你原諒，這一個案子我無法承辦！」

遜白克律師的話，說得斬釘截鐵，使得露露春更為心慌意亂，她花容失色的問：

「那麼，大律師，請你指點指點，我現在應該怎麼辦才好呢？」

遜白克沉思片時，方始以快刀斬亂麻之勢，正告露露春道：

「依我的看法，現在你只有回去，取得黃老闊的諒解，然後再慢慢設法。」

再會審官左右為難

如果自己一旦好馬吃了回頭草，捲逃之後再回黃公館，一則自己的面子無處擱，二來也怕黃金榮老羞成怒，忍無可忍，抹下臉來和她算賬。

露露春一想到這裏，便倒抽一口冷氣。她心知自己是絕對不能回去的。那麼，又該到那裏去隱身呢？

想來想去，露露春想起了一個人，她只得硬起頭皮前去碰運氣，看他肯不肯暫時加以收容？露露春便辭別了遜白克，僱輛汽車，一路提心弔胆，冷汗涔涔的直奔法租界盧家灣。

在罪惡淵藪，無法無天的法租界裏，居然還有幾位中國籍的司法官，憑他們的大公無私，敢作敢當，居然也能保全一點力量，連眾家老板黃

金榮也不能不買他們的眼，甚至洋人也忌憚三分，那就是會審公解裏面的幾位華籍推事，其中最著名的，首推關炯之和聶榕卿，關炯之且有關老爺之稱。而聶榕卿賜雅好平劇，能够耍戲，他是露蘭春的義父之一。

聶榕卿的家裏，相當闊綽，在盧家灣葉公館，自家搭得有舞台，別人家裏邀集三五志同道合的親友，請唱清唱，高歌數曲，已經是了不起的享受了，聶榕卿家則經常有名伶露演，以娛佳賓，有時候聶會審官一陣興起，他還粉墨登場，來上一個家庭晚會，一座皆歡，由此亦可知他嗜愛平劇的程度。

到遜白克律師那裏尋求庇護不成，露蘭春抱着一口價值連城，兼貯機密文件的小皮箱，她便僱一輛汽車直駛盧家灣聶公館，投奔她的義父聶榕卿，因為她深切了解，聶榕卿和黃金榮非但有職務上的關係，而且，黃金榮對聶榕卿頗為崇敬，她住到這一位義父的家裏，安全問題是無須顧慮的。

露蘭春到聶榕卿家，起先並沒有說明她緣何而來，以及她已下定決心脫離黃金榮了。她只推說在鈞福里黃公館無聊得很，特地到「寄爺」——「寄娘」家中住幾天。聶榕卿夫婦也不知道露蘭春、小薛二戀奸情熱，她和黃金榮已鬧到反目成仇，水火不能相容，因此對於乾女兒的來臨頗表歡迎，反正聶公館房子够大，馬上就撥出一間客房來讓她住下。

然而，衆家老闖黃金榮，畢竟耳目衆多，消息靈通。露蘭春離開遜白克律師樓不久，他的徒

子徒孫即已確切掌握到露蘭春的行蹤。當黃金榮獲知露蘭春住進了盧家灣聶公館的消息，他由於自己的祕密文件全都落在露蘭春的手裏，唯恐自己把她逼得太急，露蘭春「人急弔樑，狗急跳牆」，會不管三七廿一，把他的隱密全都抖了出來，因此，爲投鼠忌器，他決定暫且按兵不動，免得打草驚蛇，多生枝節。

黃金榮僅祇托相好的朋友，輕飄飄的遞一句話到聶公館去，告訴聶榕卿說：

「露蘭春是從鈞福里黃公館逃出來的，黃老闖一只保險箱，全給她挖空帶走了。」

聶榕卿一聽這話，當下臉色都變。客人辭去，他便召來露蘭春，當面問她：這些事是否真的？

露蘭春曉得她這位義父剛正不阿，性烈如火。當年黃浦灘上的會審公解會審官，以關炯之與聶榕卿齊名，關炯之自痛懲淫伶李春來一案後，被上海人尊之爲「關老爺」，聶岳晉諧，聶榕卿便以「岳老爺」自期。聽到別人以岳老爺相稱，他會高興得什麼似的。此所以，在聶榕卿聲聲追詰之下，露蘭春只好決定實話直說，免得惹她的義父光火，事情更難辦了。

露蘭春說：

「寄爺，我承認我跟黃老闖夫妻失和，現在只有離婚這一條路了。不過，他保險箱裏的金銀錢寶，都是我自己的私房。」

聶榕卿眉頭一皺的說：

「我一生最討厭管人家夫妻間的事，我不問黃老闖和你之間誰是誰非，不過，妳是你丈夫家

裏跑出來，這件事情我認爲很是不妥。」

遍體鱗傷霍然而愈

露蘭春低頭望着自己的脚尖，聶榕卿的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。他不想插手管黃金榮和她之間的事，同時，對露蘭春的作爲，更是不以爲然。因此，她面現苦笑的回答他道：

「寄爺，打擾了好幾天了，我想，今天就搬出去住。」

果不其然，聶榕卿對她這一決定的反應，僅僅是淡然的嗯了一聲。

這是露蘭春住進聶榕卿家第三天的事，就在這一天上，黃金榮一聲放人，小薛二已經被送到了都城飯店，旋即被他父親「老薛保」薛寶潤帶回家中，延醫療傷。所以露蘭春冒險離開聶公館，一方面是聶榕卿這位義父對她的作爲頗不贊成，另一方面也是急於到都城飯店去會晤情郎薛二。

詎料老薛保搶先一着，把薛二接回家去了，使滿懷熱望的露蘭春撲了個空，這一撲空使露蘭春進退失據，心中惶惶，一來她見不到薛二，一腔情愫無由傾吐。二來她還真不敢回到危機四伏，隱藏殺機的熱鬧大街上，她心知黃金榮此刻必定徒衆齊出，緝騎密佈，隨時隨地都在伺機向她下手。多一半會把她綁架回去，說不定還會當衆把她殺掉，有以洩憤。

都城飯店座落在四馬路，由洋人開設，高貴、華麗，氣派奇大，玻璃轉門，門口有印度巡捕紅頭阿三站崗，普通人等大都望望然而過，誰也

不敢推門進去給洋人大敲其竹槓。但是富可敵國的薛家老二薛恆却在這裏包了一個套房間，經常作爲他和露蘭春的幽會之所，所以露蘭春沒碰見小薛二，走投無路時便想起了到這個套房間裏暫且住下再說。

小薛二所費不貲，包下的套房間在五樓五〇一室，露蘭春會和他在那兒紙醉金迷，夜夜春宵。當下尋去自是輕車熟路，連輪值的僕歐也是認識的，露蘭春一進房間，這個僕歐便殷勤的招待，並且把薛二被架回都城飯店，又給他父親接回家去的經過詳加說明。露蘭春一聽薛二曾經慘遭修理，遍體鱗傷，她當時就心憂如焚，急得什麼似的，拿起電話便撥到薛家。

接電話的聽說是「紅顏禍水」露蘭春，本來還不想叫起薛二來接聽，免得薛二又心猿意馬，意亂情迷。可是露蘭春堅持要跟薛二通話，那頭一掛斷，她這邊便再撥過去，薛家的人被她逼得無計可施，只好讓這一對癡情種子在電話中喜出望外的交談起來。薛二聽到露蘭春的聲音，馬上就急吼吼的問：

「妳在那裏，妳在那裏？」

露蘭春欣喜莫名的回答：

「我在都城。」接下來她又忙不迭的問：「聽說，你給他們打了……」

「那不算什麼，」薛二連忙安慰伊人：「不過一點點皮肉之傷，歇兩天就會好的。」

露蘭春咬牙切齒的說：

「他們——也太狠了！」

「露老闆，」小薛二親暱的喊她一聲說：「

妳一個人出來的呀？」

「嗯，」露蘭春若有深意的回答：「告訴你，我這次出來，永遠都不回去了。我決心跟黃老鬧離婚，一刀兩斷，各奔前程！」

薛二一聽真是喜從天降，從床舖上一骨碌爬起身來，彷彿一身的傷就此霍然而愈，他一邊伸腳下床找鞋子，一面喜孜孜的說：

「妳等等我，妳等等我，我馬上就到都城來！」

露蘭春聽他這麼說時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。喜的是苦思二日，魂牽夢縈的薛郎馬上可以見面，憂的是唯恐他傷勢頗重，經不起一日之內的往返奔波，正當她圖加阻止，「喂喂！」了兩聲，「耐耐」一聲響，薛二已經把電話掛斷了。

一語喪邦大事不好

憂喜參半，苦苦盼望了好一會，房門一響，薛二進來。露蘭春一聲歡呼，如飛燕投懷般投入薛二的懷抱，一對有情人大難不死，相逢恍同隔世，當然有談不完的情話，傾不盡的積愆，兩個人笑格格的搶着要說，瘋瘋癩癩的抱在一處。

自此，小薛二和露蘭春償了他們的五百年前風流孽債，在都城飯店雙宿雙飛，如膠如漆。爲了避免黃金榮可能施加於他們的綁架與暗算，一對露水夫妻大門不出，二門不跨，一天二十四小時的躲在都城飯店裏，說也奇怪，經由露蘭春的悉心調護，日夜侍疾，薛二那一身的傷居然不藥而癒。

薛二和露蘭春在都城飯店長住下去，黃金榮

那邊果然全無動靜，連一雙情侶也猜不出黃老關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膏藥。其實，黃金榮這一口惡氣怎麼嚥得下去，他之所以按兵不動，不露聲色，一方面是怕消息露出去面子難堪，另一方面也唯恐露蘭春亮出她所掌握的那些祕密，那就是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了。

儘管法租界巡捕房，和黃公館上下人等，爲了保全黃金榮的顏面，把「老正娘娘」露蘭春捲逃的事瞞得滴水不漏。然而，誠如俗話所謂「紙包不住火」，露蘭春祕密失蹤的消息，終於揚揚沸沸的傳開，而且捕風捉影，繪影繪聲的傳開越來越多。有人說黃浦灘上出現了高來高去，武藝高強的採花大盜，深更半夜獨探虎穴，到鈞福里黃公館採了露蘭春的花，又捨不下這一位粉團玉琢的美貌佳人，乾脆用床單一裹將她揸了去，從此雙雙遠走高飛，逃得不知去向。

謠言盛熾，也傳到了黃金榮的耳朵裏，使他懊惱之至，困擾不堪。這時候他當然早已曉得露蘭春在都城飯店雙宿雙飛，寸步不離。要想把奸夫淫婦雙雙捉來也並非辦不到的事，却是礙在露蘭春手裏捏着他的把柄，一時之間他還不能打草驚蛇，鬧出軒然大波。萬般無奈，他只好去找露蘭春的義父、義母張師夫婦，叫張師夫婦出面叫露蘭春回去。

張師是黃老關的學生子，手底下人，黃老關用不着跟他客氣，一見面就開門見山的說：

「你去給我叫她回來，你告訴她，只要她肯回來，什麼事情都好商量。」

張師明明知道這是萬難辦到的事，但是當着

黃老闆的面，他又不便實話實說，只好囁囁嚅嚅的道：

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

黃老闆也有一肚皮的苦水極於傾吐，不過話到嘴邊却又改變了方式，他太急於和露蘭春當面了斷一切，因此他語氣和緩的說：

「你去告訴她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叫她自己摸着良心想想，她從小到大，我該沒有虧待她吧，她該不該打我這一記悶棍？」

「老……老闆……」

張師支支吾吾，仍舊說不出話來。

黃金榮都已經站起身來準備走了，他在臨行之際再交代一聲說：

「一有回音，你就打電話給我。」

便在這時，千不該萬不該的，張師太太插了一句話，她神情透着為難的說：

「老闆，我看阿春是不會回去的。」

明明知道這是一項不爭的事實，連黃老闆也未始不在想以要求露蘭春回去作為雙方展開談判，解決爭端的起點，也作為他所提出來的初步條件。但是真情實況，最後結果，一給張師太太說出了口，這就使黃金榮太難堪了，所以他立刻便沉下了臉問：

「爲什麼？」

蛾眉一怒要別苗頭

眼見黃老闆臉色一變，張師太太也有點心虛發慌了，她在急忙裏找個因頭來搪塞一下，也不知怎的便連想到露蘭春的另一位「寄爺」聶榕卿

，她誤以爲聶榕卿壓得住黃金榮，可以給露蘭春撐腰，當下不暇思索的說道：

「諒必老闆也是知道的，阿春還有一位過房爺，阿春出了鈞福里，就搬到他那裏去……」

然而這又在無意之中給了黃老闆當頭一棒了，在白相人地界，頭一件事便是只講義氣道理，此即董仲舒所謂的：「夫仁人君子正其誼而不謀其利，明其道而不計其功」，無形中早已成爲湖海之士的行爲準繩。白相人只要講道理够義氣，決不在任何強者之前低頭。企圖對他們以勢相逼，以力相壓，那就觸犯了他們的大忌，大錯而特錯了。此所以，黃老闆一聽這話當場就面露愁容，勃然色變的問：

「你說，是誰？」

這一下可把張師夫婦嚇壞了，一句話說錯了，正愁收不回來，那想到附加一句反倒更糟，張師夫婦都知道不答不行，同時也是瞞不過黃老板的，兩人神情尷尬的互望一眼，仍由張師太太啓齒答道：

「聶……聶會審官。他是薛恆的寄爺，阿春也是喊他寄爺的！」

三句答話越來越糟，真一似火上澆油，因風煽火，使黃金榮怒不可遏，忿不能忍。他一向以爲聶榕卿收露蘭春爲過房女兒，純粹基於他愛好平劇的關係，那裏想到這一層關係居然是由姘夫薛二而來。露蘭春離開自己家門，去投奔過寄爺，聶榕卿礙在過房女兒的名份，不便把她推出門，這一層黃金榮可以諒解。可是聶榕卿原爲薛二的義父，她幫露蘭春的忙，就等於給薛二撐腰。聶

榕卿一輩子最不喜歡承辦男女私情，家庭糾紛案件，他確信「法官難斷家務事」，如今赫然爲自己的義子拆散黃金榮的家庭，包庇露蘭春捲逃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從而黃老闆心中無名火起，一發不可收拾。對聶榕卿他盡過義氣，也顧全過情理。這下子他深覺忍無可忍了，於是黃露之爭從而擴大，黃老闆易守爲攻，同時，他把多年同事友好聶榕卿也列爲目標之一。

黃金榮氣得臉色鐵青，咬牙切齒的說：

「好哇，原來這件事後頭還有個聶榕卿！哼，我們騎驢看唱本，走着瞧吧！」

這一句話一出口，份量够比一座山還重，因爲這就等於黃老闆公然在給聶榕卿、薛二、露蘭春三個人下戰書了。當黃老闆負氣的匆匆辭離。張師夫婦自知失言，一語喪邦，兩夫妻急得猶如熱鍋螞蟻，相互埋怨了好一陣，兩人都覺得禍撞出來了，總難瞞得過去，何況茲事體大，黃老闆戰書已下，就不能不知會那邊一聲，讓他們作個心理準備。因此，經由一番相互推諉，張師太太硬起頭皮走了一趟都城飯店。

張師太太在都城飯店見到了露蘭春，把事情經過詳細的一說，原先以爲會給過房女兒大大埋怨一陣的，殊不料露蘭春「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雲」，早非昔日吳下阿蒙可比了，她也成爲了一個「路臂上跑得了馬，拳頭上站得起人」白相人嫂嫂，一聽黃老板搦戰，當下就柳眉一豎的說：

「哦，他翻了臉啦，那正好，我倒很想看看他的手段高低呢！」

一句話聽得張師太太既驚且喜，她怕原本理虧的露蘭春會吃大虧，也在暗自慶幸露蘭春的並不計較自己多言實禍。略略閑談了幾句她便告辭離去，行前只是叮嚀露蘭春一聲：

「凡事小心點的好。」

義理分明拒絕撐腰

露蘭春點點頭，算是答應了。張師太太走出都城飯店，正要僱車，藉的發現周圍的氣氛彷彿有點不對，張師是老吃公事飯的，他太太對於這一方的事，自然也是見多識廣，特別的敏感。

張師太太暗中流神，她外表上聲色不動，暗底下却在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她接連的看到了幾張熟面孔，認得出都是黃金榮門下有頭有臉的人物，顯而易見的，黃金榮的門下業已出動，說不定馬上就要直入都城飯店，對露蘭春和薛二採取不利行動。張師太太當下的這一着急真是非同小可，她匆匆忙忙的翻身進門，坐電梯直達五樓，把她的驚人發現說給露蘭春二人聽。

薛二聽後嚇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露蘭春却在嘿嘿冷笑的道：

「有什麼可怕的呀？我不相信黃老關膽敢派人動我一根汗毛！」

張師太太急出嗚啦的說：

「阿春，滿飯好吃滿話難說啊！人家的手底下已經到了大門口了！」

「到了大門口，他們也不敢進來奈何我，」露蘭春微哂的說：「普天之下誰不知道我是黃金榮的小老婆，我已經跟薛二捲逃了，只要他手下

的人動我一根汗毛，他就脫不了關係！」

張師太太心知露蘭春一顆心全部寄托在薛二身上，便掉個方向，危言聳聽的說：

「就算黃老關不會拿你怎麼樣吧，可是二少爺呢，萬一……」

露蘭春却還在強項的說：

「二少呀，他票也綁過了，生活也吃够了。

我就不信他手下的人敢闖進這間房裏來捉姦，他們真有這個膽量，我就佩服了他！」

話雖然說得很硬，可是張師太太和薛二心中都很了然，提到薛二、露蘭春戀奸情熱，還是不能不有所顧慮的，於是，便由張師太太和薛二痛切陳詞，曉諭利害，這才使心浮氣騫的露蘭春正視現實，設法應付，她終於決定親自冒險到盧家灣聶公館走一趟，央求「岳老爺」聶榕卿出面調解。

好不容易走後門，溜出了都城飯店，露蘭春喬裝打扮，僱一輛出租汽車到了盧家灣，入門求謁，「岳老爺」聶榕卿立刻傳見，露蘭春走進客廳，應見到了聶榕卿，正在揣想應該如何啓齒相求，殊不知黃金榮一聲翻臉動作好快，他已經派人到聶榕卿這邊來傳過了話，所以聶榕卿一見露蘭春就疾言厲色的說：

「黃老關剛才派人來傳話，他一定要說你這次捲逃是從鈞福里直接逃到我家的，他說要在後天我過生日的那一天，當着成千上百各方賀客的面，從我家裏把你接回鈞福里去！」

「這——」
能言善道的露蘭春，一聽這話也不禁瞠目結

舌，不知所措。黃金榮的話一傳到，那怕是拼掉性命也得辦到，這是萬萬不可等閑視之，掉以輕心的。——這下該怎麼辦呢，一向好強自責的露蘭春，這話委實說不出口。正僵時，好在「岳老爺」也接口往下說了：

「我早已跟你說過，黃老關和你之間的事我毫不知情，同時我也決不插手。妳從黃家捲逃，只在我家借住過三天，並非直接逃到我家的，所以，黃老關的無理要求，我絕對無法辦到！」

聶榕卿的火爆脾氣遠近皆知，無人不曉，他說話尤其斬釘截鐵，說一不二，凡此種種都是露蘭春知之甚稔的，何況他先已把話說絕了，那就是天大的力量也無法拉得回頭。所以露蘭春聽後啞然無語，不曉得怎樣接腔才好。那一頭，聶榕卿憋了一肚皮的氣，他還在像機關掃射似的往下講：「在你們的事情還不會解決之前，露老關，我想請你暫且不要到我家裏來！否則的話，我會讓黃老關拿住了把柄，我這張面皮就無處攔了。」（未完待續）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

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肆拾捌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肆拾捌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叁元）